

雪域足音 文明回响

——评中国首部藏族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文化使命与艺术突破

张艺



图为舞剧《扎西夏卓》海报。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张力拉扯着文化版图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译,已然成为本土文化回应时代议题的核心路径之一。当我们目光投向雪域高原,投向这片承载着千年文明记忆的土地,中国首部藏族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出现,便不再仅仅是一部艺术作品的问世,而是一次关于文化传承、民族交往与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它以堆谐这一古老的民间舞蹈语汇,在现代剧场的空间中,书写了一段跨越代际与民族的动人叙事,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鲜活图景。

《扎西夏卓》叙事架构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以微观的个体命运,折射出宏观的时代命题。剧中那些生活化的细节:藏药醒客的温情、瞳映新生的喜悦、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融洽、冰窟相救的危急——这些场景,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宏大的口号,而是以最朴素的方式,还原了那个年代各民族同胞在这片土地上水乳交融的真实图景。正如总导演卫东所言:“西藏这片土地,一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热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长大的。”这种扎根于生活真实的创作态度,让舞剧的情感有了最坚实的根基,也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主题,不再是悬浮的概念,而是落地于具体的生命体验之中,可被触摸、可被感知的真实。

在艺术表达的维度上,《扎西夏卓》展现出的是一种极具勇气的融合与再造。它没有为了迎合现代审美而消解传统的内核,而是在扎念琴的悠扬与交响乐的雄浑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保留了藏族音乐最核心的灵魂特质,同时又以当代的剧场语言,赋予了它足以支撑戏剧叙事的张力。当演员们身着传统的服饰,在光影之中踏乐起舞,那铿锵的踢踏舞步与舒展的舞姿,刚柔并济,将藏族舞蹈中独有的豪迈与温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它让古老的堆谐艺术走进了现代的剧场,从片段式的展演变成了完整的叙事,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新的、鲜活的艺术生命。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舞剧对时空叙事的重构。主创团队以幕布为

界,在舞台之上构建起了双时空乃至三时空并行的结构——现实与回忆、父辈与子辈、区外与高原,在光影的交错之中,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极具现代感的叙事手法,不仅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局限,增强了舞蹈的叙事能力,更在视觉层面,营造出了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当观众在光影绰绰之中,同时看到父辈的相遇与子辈的重逢,看到两个时空之中的舞蹈并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便不仅仅是故事的跌宕,更是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那些父辈留下的情谊,那些交往交流的经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传递到了子辈的身上,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当我们站在中华文化传播的宏大视角来审视,《扎西夏卓》真正的价值,便远不止于一部舞剧的艺术成就,而在于为非遗文化的当代传播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长久以来,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常常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要么将其作为静态的展品,封存于博物馆之中,让它与当代生活隔绝;要么过度商业化,消解了它的文化内核。

《扎西夏卓》告诉我们,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展示,而是要通过艺术的创新,为它赋予新的表达形式,新的叙事载体。这一过程,不仅完整地保留了非遗的文化内核,更通过现代的剧场语言,让它能够跨越文化的壁垒,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所理解、共情。当那整齐有力的踢踏舞步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响起,

当雪域高原的故事在北京的剧场里引发全场的共鸣,我们看到的,便不仅仅是一部舞剧的成功,而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生动体现——它证明了,地方的文化资源,完全可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扎西夏卓》这曲吉祥之舞,以踢踏舞的脚步,丈量着历史的脉络,也以艺术的方式,展现着西藏人民在新时代的崭新面貌。它舞出了藏族人民的精神风貌,舞出了民族团结的时代赞歌,更舞出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自信步伐。从堆谐这一古老非遗的当代创新,到各民族情谊的深情礼赞;从中国民族舞剧的艺术突破,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担当,《扎西夏卓》以它深厚的文化内涵、精湛的艺术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视野,为中国当代的舞剧创作,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更为重要的是,《扎西夏卓》所传递的文化价值,有着超越地域与民族的普遍意义。剧中所展现的民族团结、守望相助、无私奉献、文化传承,这些主题,触及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与价值追求。在当今这个时代,《扎西夏卓》以艺术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各民族和谐共处、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故事。而这,正是这部作品,在这个时代,所能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启示。



紫川线

心随山河远行

苏德新

沟壑里铺展着蜿蜒的蓝
风折解山的轮廓
云在裂缝中放牧羊群
酥油草尖挑着半滴露水
正缝合整个山谷的黎明。
雾漫过锁骨时
星光开始在指缝间结晶
我数着时光深处的年轮
直到所有峡谷都长出闪电
把时间的茧
劈成展翅的形状

孤峰

莫之军

穿过一望无际的平原
和奔腾不息的江河
与层层叠叠的森林
我抵达梦想已久的山脉
熟悉的乡音在高原阳光下
变得日渐稀薄
粗犷的山风如海浪
击打我的脸膛
伫立满地格桑花的山谷
走在厚实的草甸子上
闻着难以述说的馨香
不由得让我远远的
仰望你
而想起壮阔和伟岸
是多么需要坚忍
和顽强



摄影作品《日照金山》,作者汤青。

8年前,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挥别亲人,揣着一腔赤忱热血,踏上了这片云卷云舒、圣洁苍茫的雪域高原,成为“盘羊卫士”队伍里的一员。从初到高原时胸闷气短、彻夜难眠的难熬,到如今踏遍雪山草原、从容守护一方平安;从面对群众求助时的手足无措,到如今独当一面、暖心为民。8年的风雪征程,是高原刻在我骨子里的成长,是战友们教会我的担当,更幸运的是,我在离天最近的土地上,遇见了一生挚爱,约定把全部青春,都扎根在这方美丽的雪域之间。

每年暮春,高原的冰雪消融,虫草采挖季便如期而至,这是牧民们一年的希望所系,也是我们最艰巨的安保任务。海拔近5000米的山巅,风似利刃,紫外线能晒得皮肤脱皮,数千牧民背着行囊涌入山间,草场地界的摩擦、山路安全的隐患、昼夜值守的疲惫,成了我们的日常。我们在山间搭起简陋的帐篷,枕着寒风入眠,天不亮便奔赴执勤点,踩着碎石陡坡徒步巡逻,耐心劝解因采挖起争执的牧民,一遍遍叮嘱大家防范山体滑坡,饿了就啃口硬邦邦的干粮,渴了就喝口带着冰碴的山泉。战友们的脸颊被晒出深深的高原红,手脚布满冻疮,却从无一人口苦退缩,我们就

像山崖间坚韧的盘羊,守着牧民的期盼,护着山间的安宁,用默默坚守,换来了采挖季的岁岁平安。

盛夏的草原,格桑花开得热烈,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是高原最热闹的盛会,十里八乡的牧民身着盛装,汇聚于此,我们的藏蓝身影,便成了人群中最安心的底色。记得那年赛马节,人潮汹涌,一位藏族阿妈跌跌撞撞地冲过来,满脸泪痕,紧

阿妈身边,阿妈一把抱住孩子,泣不成声,不停对着我们躬身道谢,还把怀里的牦牛肉干全都塞给我们。那一刻,高原的阳光格外温暖。

高原的冬,漫长而苦寒,暴雪总是毫无征兆地席卷而来,一夜之间,草原被厚雪覆盖,道路冰封,车辆被困,群众受困的险情时有发生。而我们“盘羊卫士”,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逆行者”。那个深

辆一步步挪出险境,把被困的老人孩子扶进警车取暖,递上矿泉水和干吃面。从深夜到黎明,奋战了整整七个小时,当被困车辆缓缓驶离,司机们摇下车窗挥手致谢,一声声感谢在风雪中回荡,所有的寒冷与疲惫,都烟消云散。

8年的高原坚守,有战斗风雪的热血,有守护群众的温情,而命运最温柔的馈赠,是让我遇见了她——一名扎根高原的中学老师。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把满腔温柔与全部精力,都献给了高原的孩子们。三尺讲台上,她耐心授课,用知识浇灌孩子们的心灵。她说,每个孩子都是高原的小天使,哪怕只能教会他们一个字、一句话,也是为他们点亮了一盏认识世界的灯,让他们能看见更美的远方。她像高原的暖阳,照进了我所有的坚守与疲惫。

8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在“盘羊卫士”的队伍里淬炼成长,明白了忠诚与担当的意义;遇见她,我更懂得了坚守的温暖。这片圣洁的雪域高原,早已是我们割舍不下的第二故乡,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牧民孩童,都成了我们最深的牵挂。我们愿以两颗滚烫的心,把全部的青春、热血与热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美丽的高原,用一生坚守,书写属于我们的雪域芳华。

高原上的八年

薛青春

紧抓着我的衣袖,哽咽着说小儿子在人群中走散了。看着阿妈慌乱无助、近乎绝望的眼神,我的心也揪成一团。立刻和战友们分头行动,在熙攘的人群中一遍遍呼喊,在赛场、帐篷、草甸间细细搜寻。正午的太阳灼烤着大地,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涩得睁不开眼,警服被浸透后又干出层层盐渍,经半个多小时奔走,终于在赛场边的角落里,找到了蹲在地上哭泣的小男孩。当我们把孩子送回

夜,暴雪突降,辖区主干道积雪没过膝盖,20多辆过往车辆被困,老人孩子在车里冻得瑟瑟发抖。我们顶着呼啸的风雪出发,警车在雪路上寸步难行,便下车徒步前行,寒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雪珠子打在脖颈里,瞬间融化成刺骨的冰水。我们拿起铁锹,一锹锹铲开积雪,双手冻得僵硬发紫,失去知觉就揣进怀里暖一暖,再接着干;路面结冰打滑,就找来碎石,干草铺在路面,徒手推着被困车

刘萱老师的新诗集《生命高原》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的文字自带独特韵律,也勾勒着鲜活的藏地意象,拥有直击人心的情感感染力。从艺术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这部作品的装帧设计在做到新颖脱俗的同时,更实现了诗歌内容与书籍形式的深度融合,让这本诗集本身成为了一首立体的诗。

笔者与《生命高原》的初遇,便被它的护封设计所吸引,这方小小的护封里,藏着设计师为贴合藏地主题所倾注的满满巧思。护封以素净的米白色特种纸作为基底,烫金的“生命高原”四字以层层叠叠的视觉形式排布,自然勾勒出连绵起伏的雪山轮廓。在藏地主题书籍的装帧设计实践中,这类设计手法有着独特的表达价值,它能将抽象的文字符号转化为具象的地域地理形态,让读者还未翻开书页,便在视觉上建立起关于青藏高原的初印象。

内封以大面积的绛红色作为主调,顶部的金粉山峦与红底相互映衬。熟悉藏地文化的读者会自然将其与藏式民居墙体上的白玛草联系起来。白玛草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本土植物,它沉淀出的深红色,本就承载着藏式建筑历经岁月的历史记忆与人文温度。金粉勾勒的山峰轮廓在绛红底色上熠熠生辉,藏着高原天地间的壮阔气象,色彩与材质的碰撞,精准捕捉到了西藏文化中厚重与空灵兼具的双重特质。

《生命高原》采用了线装的装订方式,让读者的目光可以在诗行间毫无阻碍地自由游走。书脊处的彩色装订线尤为醒目,暗合了西藏文化中的五大元素,其中蓝色对应天、白色对应云、红色对应火、绿色对应水、黄色对应土,将藏地的自然信仰悄悄藏在了书籍装帧的细微之处。

诗集的内页选用极淡的杏色纸张,赭石色的诗行清晰印于纸上,这款纸张的触感温润,且不会产生反光的问题,即便是读者进行

长时间的阅读,也能始终拥有舒适的视觉体验。这样不张扬的版式设计,有着明确的设计导向,既不会喧宾夺主,让诗稳稳成为这本书的核心主体,又能高度适配诗集的藏地风格,以诗书画三重境为读者营造出沉浸式的阅读氛围。

诗集开篇处的藏文书名,由藏族书法家巴如·强巴桑杰亲笔题写,他的笔触流畅遒劲,一笔一划间,为整部诗集奠定了庄重典雅的整体基调,时刻提醒着读者,这部诗集的创作灵感源于藏地,其精神内核更是深深植根于西藏的文化土壤。

文字与装帧的深度融合,让这本诗集有了立体的精神骨架,而视觉元素的巧妙加入,则让诗集的审美空间变得更为丰富。《生命高原》的书页间穿插着多幅黑白插图,这些作品均出自有着丰富高原生活经历的著名画家敬庭尧之手。画家以极简的黑白笔墨,将高原的雪山、垭口,还有藏地的牧人、牦牛等典型意象一一勾勒于纸上,凛冽的高原之风,与藏地生活独有的人间温度,都凝于这一方笔墨之间。绘画的介入让诗歌的表达有了视觉化的延伸,让诗歌中的抽象意象变得鲜活可感,也让诗与画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对话,读者阅读诗句时,眼前会自然浮现出画作中的高原图景;凝视画作时,心中又会响起诗行的韵律,这种跨媒介的审美共鸣,让高原的精神风骨以更直观、更动人的方式,被读者感知与理解。

设计师的独具匠心,让《生命高原》跳出了普通诗集的范畴,成为了一部可阅读、可观赏、可感悟的立体作品,更是一件值得被收藏、被展示、被传播的文化艺术品。它不仅为后续更多西藏主题图书的装帧设计提供了切实的参考思路,也为新时代下西藏文化的对外传播,打造了一个极具实践价值的范本,让藏地文化能以更具美感的方式,通过书籍这一载体走向更广阔的读者群体。

谈《生命高原》的装帧设计之美

尼玛卓嘎